

潇潇雨飞花
溅泪

冷香暗渡

著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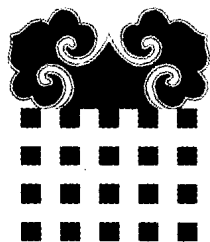


冷香暗渡 著

潇

潇雨飞花溅泪【上】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谨以此书纪念自己三十年的曲折人生路。

真诚感谢见证我成长历程的恩师和促成本书出版的知音：文亚舟先生、林文询先生、范勇先生、任兆祥先生以及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肯定同在一城了，但也无联系，各自忙着吧。原以为她就这么沿着“名记”之路走下去，谁知奇女子就是奇，剑术飘忽，来去无常，前几日突然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召开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从天而降”落座我旁，笑朗朗告诉我，她又在写小说了。已出了一部书，且当年那部曾经我手的武侠小说，也已被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慧眼相中，马上就要出版了。我自然是为之高兴，感慨之至。古人有诗云：我有一剑卧苍凉，藏在匣中鸣不得。亚玲此书，也已雪藏十余年了，如今终于时来运转，寒光出匣，青锋嘶鸣，按套话说当然是“可喜可贺”。然而此刻于我心中，溢满的却只是感慨而已。时光如流水，世事多沧桑，唯才智品质，历久弥光。

想世上之书，汗牛充栋，奇者特者凤毛麟角。而天下奇书，女子绘得一半，多是伤情之作。即便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巾帼奇才李清照，一生之作也唯有最后一首堪称绝笔的小诗一反常态，陡生异象，豪气千云，气盖万夫：“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亚玲这女子，却是青青少年时即有仗剑侠游、笔走龙蛇之势。春秋弹指十余载，历练人世，经行风雨，如今锋锐之气未减，而那爽朗笑谈中显露出心胸更加开展，这女子势将继续“奇”下去了。有道是“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我蜀中历来多出奇才怪杰，亚玲可算是一位可以寄予大望的后起之秀吧。

2005年7月14日



一个梦，可以做多少年？

——14年。

人生，有几个14年？

……

这本书完成于1991年夏，时年我16岁。到今天出版，中间隔了漫长的14年。

说是漫长，却又觉弹指而过。昔年的纯真容颜，如今已是“尘满面”。

自序

一入红尘岁月催。

犹记得当年梦破时旧作《拂霓裳》：又无眠，卧听霜风卷帘。寒浸浸，冷云渺淡月孤纤。夜长思正乱，霜辉客意添。念婵娟，应似我，愁老少丰颜。非池中物，又争奈，少机缘。卞和空怀璧，毛氏显锋难，到他年，再回首，应是泪满衫。

如今梦圆了。再回首，才惊觉，原来此时的心境，和十四年前的预料完全相符——果然是“泪满衫”。

我本出身寒门，家有兄妹三个，我是老三。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收入微薄。我自幼随二叔父生长。我天生对文字敏感，会写字即会作文，连繁体古文，也似乎无师自通，上初中时，就能捧着旧版繁体文言文看得废寝忘食。那时，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一名作家，写尽人生百态。

因为我是一个悲观的乐天派。人生苦短，我希望能沉浸在文学的梦里，用笔把“一辈子”演绎成“几辈子”。

这本武侠小说是我的处女作。我从十一岁起迷恋上武侠小说，到十四岁时，自觉中武侠小说的“毒”已很深，唯一的“解药”就是自己去创作武侠小说。

14岁就妄想完成长篇大作，困难可想而知。但我是一个一旦确定了目标，必要先尽人事而后方能听天命的人。这篇小说仅开头就写了十几遍，整整两年时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所有手稿加起来约有200万字。其间艰辛，真是一言难尽。

1991年秋，我的二哥李晓波（现为天府早报记者）考入了四川师范大学政法系。他将我的第二稿交

给了中文系教授文亚舟。文先生看后十分惊讶，认为小说写得非常好，完全不似十六岁少女手笔，即便中文系本科毕业生也难完成这样的作品。他给我回了信，鼓励我继续创作。他说这篇小说已达出版水平，准备帮我推荐给出版社，但因二稿写在作业本上，不规范，要求我重新用正规稿纸写过。于是我又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将小说重新改抄了一篇。400字一页的作文本，我写了1834页。

文先生将小说推荐给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作家林文询先生。林先生看后也十分赞赏，但他表示，作为正规出版社，不能出版本小说，怕被人非议为“支持中学生不务正业”。随后，他将我介绍给几位书商。因时间久远，我只记得其中一位叫陈钢，曾住在成都市西南影都旁的一个宿舍楼里。书商们只愿出3万元买断，但作者却不能署我的名字。

在1991年，3万元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家人满怀期望地等着我作出选择。当我艰难地说出“不”字时，妈妈哭了，我也哭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这一生都将因此而改变——因为写小说，我原本优异的成绩一落千丈，我不可能考上大学，如果拒绝卖稿，我将连自费读大学的机会也会失去。

文老师曾努力想让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我，但未能成功。随后，他又介绍我进入该校教育系的函授大专“公关与营销”专业学习。家里人凑钱帮我缴了学费。这笔钱，直到1998年我工作三年后才还清。

1995年10月18日，刚毕业的我到成都商报应聘。很幸运的是，一

切顺利。此后，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记者生涯，从此不再搞文学创作。出于心理障碍，我不仅不再写小说，也拒看任何文学作品，拒与文学界人士、出版界人士交往。这篇小说，这段经历，成为我心里一道永远碰触不得的创伤。

我在新闻事业上一帆风顺，很快就成为报社的骨干记者。十年的记者生涯，让我脱胎换骨。我似乎已习惯从采写新闻报道中寻找快乐并享受快乐，曾经的年少轻狂，曾经的执著追求，俱化为遥不可及的梦。我有意识地“遗忘”那段自己的历史，有意识地屏蔽和自己那段历史有关的信息。只是偶而从梦中惊醒，睁眼看着漆黑的天花板，我会突然辗转难眠，悄悄流下几滴眼泪。

但冥冥中似有定数。2003年6月，我报道了轰动全国的“饿死三岁幼女事件”。此后我离开了记者岗位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静下心来认真回顾、总结自己28年来的经历，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希望为自己另外找寻一条出路。2004年4月，我开始重新拿起已放了13年的笔。当月，我仅用23天就完成了19万字的都市爱情悬疑小说《最后一页》（又名“复仇玩偶”）。该小说于同年8月、9月先后在新浪网读书频道原创工作室、天涯社区舞文弄墨连载。随后，我开始鼓足勇气面对自己一直不能面对的事：我翻出了压在箱底13年的这篇武侠小说手稿，发在了网上。9月30日，我接到北京知识出版社的约稿信，希望能出版我的《最后一页》。10月，《最后一页》在成都商报连载，随后在兰州西部商报、青岛早报上

连载，引起强烈反响。2005年1月，《最后一页》出版上市。期间，我这篇武侠处女作，也在网上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追捧，先后有多家出版机构同我联系。最后，出于报答知遇之恩，我将这篇小说交给了第一个向我约稿的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一时间，我有些啼笑皆非。这才醒悟，原来，一条路看似走到了尽头，只是命运在提醒你走另一条路。14年，我走了一个好大的圆，终于又回到了起点。

曾经抱怨命运的不公，为什么优待郁秀、韩寒，却独独为难我？如今，我对命运不敢有抱怨，唯有感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没有这14年的磨炼，我不会有这么丰富的人生阅历。人生如酒，需得九蒸九酿，方显醇厚滋味。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挫折曲折，俱是财富。

在小说出版过程中，上个月，我偶遇了林文询先生。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虽然他已鬓角添霜，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恩师。他已经不记得我了。当我向他报出我的名字，他十分惊讶。随后，所有的记忆被唤醒。

我们在小酒吧里对坐小酌，你一言我一语地慢慢回忆，如烟往事，顿时历历在目。很佩服林先生的记性，他还记得我当年小说中的诗词，夸赞我“古文功底不同一般”，说他一直记得“有那样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孩”，他“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个这样的女孩……”

把酒言欢话当年，中间隔着的，是14年的漫漫时光。我笑着，一双

眼却慢慢润热。

我一向自认坚强，但与林先生道别之后，一出酒吧大门，泪水就悄然滑落。心仿佛满溢了，又仿佛掏空了。不自禁地想起14年前，哥哥带着我的1834页手稿，带着我的梦想，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我一边跟在车下拼命地跑，一边挥手道别……此情此景，自以为早已忘记，原来却只是藏在了心底膏肓处。它会不请自来，清晰如昨。

曾经有网友说，以我现在的能力，我会把这篇处女作改得很好。是的，我可以。但我不想这样做，我只是对原文做了一些简单的删减，让阅读节奏加快。因为这是我，一个一直做着文学梦的女子的一段特殊的“历史”，不容我刻意去改。

因此，亲爱的读者，您将看到的，仍是当年那个16岁女孩的真实手笔。能与各位分享自己这个珍藏了14年的梦，我很开心。

感谢您的阅读。

最后，我想以14年前，我去拜访成都作家江沙时，题在江先生门上的一首旧体诗与诸位爱好文学的朋友共勉：

无题

仗剑江湖寒复秋，
热血每被霜打头。
云际雾隙初展翼，
浪尖涛峰险试舟。
浮世易赚浅薄名，
文坛难搏真大手。
此身已上西行路，
不取真经誓不休。

冷香暗渡记于2005年7月7日下午



奇女奇书

——序李亚玲《潇潇雨飞花溅泪》

林文询

笔头是有灵性的。兵家操十八般武艺，或如青龙偃月，天马行空，虎虎生风；或如丈八蛇矛，翻江倒海，腾蛟射龙……此刻我拿起笔来，便感觉像是横空揽了一柄青锋长剑在手，薄如纸，明如冰，忽悠游走青蛇，疾刺闪电裂空。而持剑腾腾挪旋跃者，亦变了一青衣女子，寒光万点只在一片红梅林中熠熠闪烁。

为何有如此感觉，只因我面对一奇女子之奇书。

此女之奇，奇在迷离而凛冽。十几年前，她曾仗剑在我眼前一晃，寒光和着梅香冷幽逼人，转瞬又遁入苍茫，了无踪影。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方才在我眼前重现身形，青剑在匣，端端正正呈于案头。这位奇女，便是《潇潇雨飞花溅泪》这本武侠小说的作者李亚玲。

亚玲当年投此书稿予我时，还是川北山区一中学生。那书稿正是现在终于出版的《潇潇雨飞花溅泪》的原始底本。足有六七十万字之巨。当时看了，便觉惊讶，一个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女，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部武侠小说，而且还写得十分老练，气象非凡？江湖舞台，侠义情仇，但凡武侠小说之要素皆备不说，且那谋篇行文，还既见传统文化、古典文学之功底，又融现代审美情趣、叙写手法于一炉，令人称奇。只是，武侠小说，历有定式。自明清以降，《三侠五义》等早已奠定大局，形成套路。而当代港台大家金、古、梁辈更是成了宝号名招。定式之下，新招难出。且当时图书市场的武侠热已然过去，亚玲此书遂也唯有搁浅。她一转身回川北老家忙高考去了，但此女之非常才智，却在作为编辑的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峻印象，一个字——奇。

令人称奇而迷茫者，是她此后音讯全无。似一石击水，涟漪散尽，沉入深湖。数年之后，不经意间在《成都商报》上看到记者李亚玲之名，也只以为是同名者而已，因那些报道文字既小块且寻常，难以与我印象中文字纵横的李亚玲联系起来。直到再后来接连看到几篇署其名的大块文章，见笔法有异常规，题材凝重，笔锋锐利，方心生一疑：此记者李亚玲莫非就是遁影多年的奇女李亚玲么？后果然从旁得到确证，便也心中释然：学写小说而终成记者，且笔头不俗，也算斜刺杀出偏锋，不枉了当年一番文学修炼。不说圆了正果，至少也可叫不枉其才了。

花落，人亡

楔子 >>

月光如水，梅影似雪。

虽已三月，梅谷断魂崖边却仍积雪未化。梅花开得正艳，红的似血，白的赛雪。一枝枝一树树暗吐奇香。月色映着清冷的雪光，使本就少人问津的断魂崖更幽静无比。

一株老梅下立着位双十年华的少妇。白衣如雪，秀发如云，手攀花枝静静伫立，恰似一枝梅花，而真的梅花却黯然失色。

如此佳人为何孤身一人立在这荒凉之地？她莫非在等人？她那双柔情似水的眼中，满含凄凉、幽怨之意。一阵山风，吹散了她的秀发，也吹散了地上的梅影。

月光下终于又现一人影，远远向崖顶奔来。忽然，一块巨石后跳出一个蒙面人，挡住了来人去路：“阿福，你来这儿干什么？”

阿福一惊，随即又喜道：“哦，是……”来人袖中突然滑出一柄短剑，剑光一闪，一串血珠溅落。阿福倒在地上不停抽搐，眼中露出惊恐痛楚与不解之意。喉头咯咯作响，已说不出话来。

蒙面人冷冷地盯着他，一言不发，只缓缓取出一方雪白丝巾，轻拭剑上血痕。阿福渐渐不动。蒙面人从他身上搜出一个小檀木盒，盒中装着一枚碧玉簪和一封信。蒙面人拆开信，目光闪动，一面看一面冷笑。月光照在淡蓝色的信笺上，反映出一种奇异的光彩。

信上之字刚劲飘逸，字字力透纸背，显见写信人当时的激动与焦虑：“秋烟吾爱妻：吾非无情无义之徒，怎奈家母苦苦相逼。吾知汝已有孩儿，而吾却被迫娶令师姐为妻。吾可遥知汝此时之痛苦，心不胜悲，泪珠与笔墨齐下，痴心共柔肠同断。吾虽不能娶汝，但誓不负汝。令师姐也与令师兄悄订鸳盟，下嫁与吾乃令师所逼。吾已与其暗订盟约，假作夫妻，夜不同床，唯待来日与汝重续旧梦。时紧矣，言未尽而不得不搁笔，念吾枉为七尺男儿，婚姻之事却不得自主，实谓无能，呜呼，吾心之悲，岂在汝之下？汝能谅否？今宵之约吾难以脱身，下月十五将在老地方相候，唯派心腹阿福送此信与玉簪一枚，聊表吾心。明匆匆草于书房。”



来人冷笑一声，将信点燃，化为灰烬。提起阿福尸身抛下万丈高崖，又捧起积雪将地上血痕掩过，转身向崖顶奔去。一只手从怀中取出另一封信来，赫然竟也是淡蓝色的，同方才那封一般无二……

不久，武林第一美人叶秋烟失足坠崖的消息便在江湖上传开。世人议论纷纷，无人知其原因。除了，那黑衣蒙面人，还有那断魂崖上陆续凋零的梅花……

目录

楔子

花落，人亡

第一章

初会

第二章

孽缘

第三章

暗许

第四章

订盟

第五章

双花盗

第六章

查奸

第七章

箕豆相煎

第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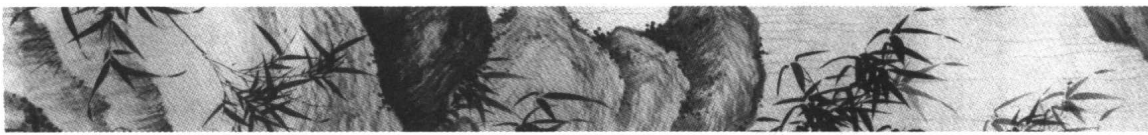
生死约定

第九章

退亲疑云

第十章

前尘旧事



第十九章

幽灵

第二十章

风云突变

第二十一章

劳燕分飞

第二十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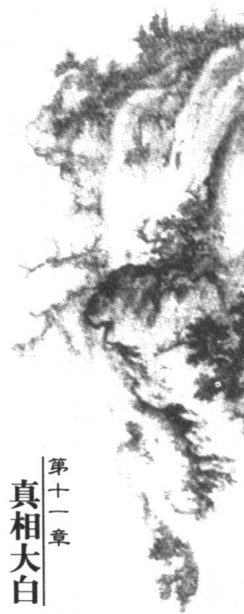
情到浓时情转薄

第二十三章

当局者迷

第二十四章

计中计



第十一章 真相大白 一五七

第十二章 劫美 一六七

第十三章 黑手 一八五

第十四章 阴谋 一九五

第十五章 秘闻 二一三

第十六章 蒙冤 二三一

第十七章 受诬 二四七

第十八章 毒计 二五九



第一章

初会

